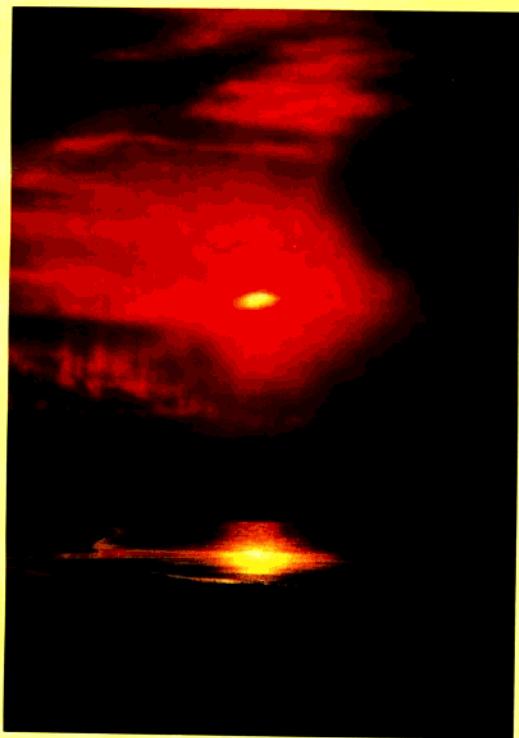


怪

圈

柯雨田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月亮河东流·····	(1)
小镇上的枪声·····	(9)
邱老汉的烦恼·····	(19)
分家·····	(27)
深山里的爆炸声·····	(43)
苦楝树下·····	(51)
山梁上那户人家·····	(60)
发财·····	(68)
怪圈·····	(76)
王主刀·····	(85)
抓兵·····	(91)
回乡过年·····	(98)
罪恶深处·····	(105)
扭曲的心灵·····	(111)
放假以后·····	(118)
玩枪人·····	(125)
退职·····	(136)
仙客店·····	(146)
揭晓·····	(154)

火葬·····	(160)
男教师们·····	(166)
君山风情·····	(169)
平凡人生·····	(171)
后记·····	(180)

月亮河东流

月亮河绕过彝家山寨穿过崇山峻岭滔滔地向东流东，载着彝家的山歌、彝家的故事向大海倾诉，一代一代地过去。

河边有一户农家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，一主一面的大白瓦房，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，闪闪发光。一家六口人，最小一个儿子还读着小学。另外三个人，基本成人。主人是一位供销社退休职工，后来家里呆不住，到县一家银行里做守门员。经常在家料理家务的老妇人，头发已经斑白，但还砍柴背粪地干得很热火，由于她能说会道，村里人都叫她阿惠婣。阿惠婣老两口长得又矮又胖，很象一个草墩在地上塑着。想不到会生出四个俊俏孩子，儿子英俊，姑娘漂亮。大儿子阿明，十年前当兵去了，一到部队很受师首长的赏识，就做了师首长的警卫员，以后娶了师首长的千金做妻子，部队里红得发紫。大女儿和次女儿长得一模一样，清水出芙蓉，亭亭玉立，仿佛仙女下凡。大女儿嫁给了一个部队里开车的司机，现已经有两个小孩，自己又在县供销社当售货员。次女眉清目秀，圆圆的脸蛋，乌黑的长发，黑豆似的大眼，仿佛婣娟下世，人们都称她“阿白去”，彝语的意思是月亮。

然而，去年的夏天，阿白去丢下父母，抛下情郎，回她的“瑶池”中去了。

七年前，阿白去读初中二年级，班主任肖老师看见她长得美，悄悄地爱上了她。任命她为学习委员，要求每天下晚自习。

后向他汇报学习情况。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他物也。阿白去天真烂漫，又受班主任的宠爱，在学校里简直是目中无人，想骂谁就骂谁。多少任课老师看不惯，但碍于肖老师的情面，即使出现不交作业的现象，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，“有些同学不交作业，以后要注意之类的话”。临近期中考试时间，阿白去整天只知道涂脂抹粉，功课一点也没有复习好。虽说天天到肖老师那儿复习功课，其实是在聊天。阿白去趁肖老师不在之际偷看了数学考试题，并抄下了答案。结果，期中考试数学科目得了满分，不少人议论纷纷，特别那些和肖老师关系不好的女生就说得更为露骨：“人家是老师的亲戚，不考高分怎么行。”肖老师也觉得奇怪，平常成绩中下等的人考出全校第一名，真是不简单，而且和答案一个字不差。肖老师狐疑，但又高兴。他可以扬眉吐气了，谁说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全校出了名的“阿飘”呢。现在，人们公认阿白去是校花，的确不错，人才好文才也好，名符其实呀。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忧哪一天，阿白去考上学校会不会把我一脚蹬了。于是，肖老师要开始干扰阿白去的学习。说什么女人家学好知识有什么用，还是学做针线吧。阿白去大为反感，渐渐才发觉肖老师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逐渐不听肖老师的话了。流言蜚语不径而走，传到阿惠婶耳朵里。阿惠婶劝阿白去不要跟肖老师来往，更不允许夜间到班主任肖老师房间去问作业。阿白去先还和母亲顶了两句，后来听母亲说有人背后议论事情的话后，她有耻辱的感觉，抱头痛哭起来：“我怎么可能和他好，他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并且他长得那么丑，满脸疙瘩，仿佛从炭窑烧糊出来一样。”

“你一个女娃娃，经常到他那儿做什么，问作业白天可以

问，偏要晚上去。”

“他叫我去，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，班上的学习情况、纪律情况，我有义务向他汇报。我这次得了全校同年级第一名，就是他辅导的结果。不然，我天天就是老师的出气筒，学不好的女孩。现在，我已成了全校注目的校花，老师也对我改变了看法，都向我表示祝贺，大家都说我有前途。”

其实，阿白去很痛苦，她知道肖老师对她好是有目的的，但为了掩人耳目，说一些违背良心的话而已。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她想着和班主任闹翻了，不会有好日子过，若听他安排，又不愿意，难呀，做人实在难。多少次暗暗地在被子里流泪。

没有过半月，阿白去兄弟在小学读四年级得了病，在医院医疗。由于离家较远，家长一时来不到，他兄弟的老师李洁通宵地守，一周过去后，阿白去才知道兄弟病了。去看兄弟，兄弟却在李洁房子里，招待得很好。阿白去感激地流下了泪水。从那次开始，阿白去就经常到李洁那儿闲聊。他们之间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。

李洁是个高高的个儿，方垂脸，细皮白嫩，在他身上找不到江边炉火里蒸大的痕迹。教学才两年，是一个合同教师。

阿白去的班主任肖老师发现阿白去渐渐疏远他，三天两头跑小学，还说什么跟小学教师谈恋爱。肖老师有一种失落感，最终找到一件把柄。有一天夜里，肖老师去查夜，发现阿白去不在，他就跑到小学去看，果然，阿白去和李洁在吹牛谈天，又笑又叫，很欢乐。肖老师找到了无名之火的爆发处。第二天早上，肖老师就开始清理最近一段时间来缺旷最多的人，不幸的是，缺席最多的就是阿白去，阿白去一个月缺席 20 节。

于是就新帐和旧帐(缺席)一起算。肖老师买得一个口缸,上面写着“退学纪念”。就当场交给阿白去,阿白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拿着口缸离开了教室,走到校长室,校长为了维护班主任的声誉,又为了执行政策顺手就安排到了另外一班。按理,随便追学生是不允许的,但也没有办法,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声:“我们学生要遵守纪律,老师遵守规章制度,”这样不疼不痒地说一声就不了了之。

阿白去很委屈地跑到李洁那儿,李洁安慰她别怕。阿白去更加感激李洁,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避风港。她们俩就如胶似漆地公开化,在这个地区造成了不良影响。

阿白去毕业后,没有考取学校。李洁也因为和阿白去谈恋爱造成很坏影响。把他调到一所分校。分校原先是队房,后来改成学校。主房四隔一间和耳房三隔一间,院心栽有一些石榴树,半截土墙被雨淋得七凸八凹。主房背后有一口井,一棵两人合抱的奶浆树遮天蔽日,看上去阴森恐怖,不敢靠近。主房没有装修,几张长桌和几只长凳在地上横放着,看上去根本不象教室,只能说象一间装房。学校隔阿白去家只有半早上的路。阿白去家在月亮河的上游,格咱分校在下游,正所谓君住江之尾我住江之头,彼此情无限,同饮一江水。晚饭后,李洁常常骑着自行车到阿白去家房脚下等候,他们你来我往,成了一对情侣。

中秋节,阿白去跑到格咱学校跟李洁过。月亮在一团迷雾中喷薄而出,照得院心一片白茫茫。摆得很丰盛,桌子上摆满了饼子、瓜子、花生、水果。阿白去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连衣裙,宛若一只白天鹅翩翩起舞。一双黑豆似的眼睛镶在白皙的圆脸上,发出万丈的光芒。李洁却穿一套蓝色中山装,胸上

挂着钢笔，显得文弱书生，大有男才女貌之势。李洁看着阿白去说：“阿白去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，不知你会不会同意？”

“我一万个同意，你说吧。”阿白去盯着李洁的脸回答，说话时还冒着一股激动的热气。

“你喜欢穿军装的你哥吧，我看着你们家堂屋心上像框里挂着你哥的相片，多神气，很像一位佩剑将军。”

“如果他真能当上将军，我们就可以享福了，但没有那个福。”

“如果我去当兵，三年回来还是一个大头兵，你还要不要我。”

“你尽瞎说，我怎么不要你。即使你以后流落成一个叫花子，我也不会嫌气，真的。”阿白去一身子扑进李洁怀里，李洁打趣，两人在院里学起跳舞来，录音机摆在窗台上，跳起迪斯科舞。跳完一曲后，又回到座位上，听舒伯特的小夜曲。李洁叹口气说：“其实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你，不要说三年，一天不见都觉得唠唠的，何况是一千多天呢，再说，今年招的兵全都进西藏。那个地方气候太寒冷，有时达零下二十几度。但是，前途渺茫，这样当合同教师过日子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，万一那一天上面把我辞了，白白地为公家苦几年。我知道当兵不是办法，但如果运气好一点，立上二、三等功，多少能找到一碗饭吃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呀！我走后，你要多保重，等待着我的好消息。”李洁讲着讲着讲不下去，眼睛里含满了泪球，猛然抬头看天空。月亮特别圆，也特别亮，星星好似向他眨眼睛，诉说着深情。

阿白去也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

时间转眼过了三年，李洁退伍回来了。他和以前一样普

通，还是一名诚实憨厚的老百姓。他回来一下车，就想到首先去看一看阿白去。于是，风尘仆仆扛着大包小包直往阿白家走。来到大门口，大门没有锁。狗还记得他尾巴一晃一晃表示热情欢迎。推开大门，院心里停放着两辆凤凰牌自行车。主房右边第一隔是阿白去的卧室，他首先去看有没有人，然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所有房子都关着门。李洁放下行李包包，找一条长凳靠着阿白去的房门，才抽完一支烟，听见里面有人在翻身，床板咯吱咯吱地响。他想是老鼠走动，听错了声音，随便叫一声“阿白去”，没有答应，过一会，有人在里边发笑，笑得很甜，笑声有粗有尖。他怀疑是不是耳朵有问题，是走错了门。他转过窗台，仔细从门窗破着一口处看，有两个人睡在床上，男躺在外，女的在里。男的不认识，女的就是阿白去。李洁揉了揉眼睛再看，一点不错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人。他头一晕差点昏倒下来，尽快收拾行李想走。正走出大门碰着砍柴回来的阿惠婶，赶忙放下柴垛推着李洁进屋，激动地说：“好孩子，我们可把你盼回来了。丫头整天整夜地思念你回来，今天却把你盼回来了。阿白去到烟草收购站去一转，等一会就回来，先坐一坐。”

李洁全身散了架似的，打不起精神，还沉静在前面那一幕恶心的梦中。让他左右为难，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，心神不安。如果当兵前不订下这门亲事何必会到这步田地，也不会可怜到这一步，自己的未婚妻和别人睡觉，这个世界的确太不可想象。李洁太失望了，当兵一次未婚妻被别人占，合同教师被辞了，部队里没捞到任何好处，除了苦得一身痼病，别的一无所有。

阿白去自从李洁离开他到部队服役以后，几回回心神不

定，又看见别人成双成对地赶街看电影看录相，后悔不该让李洁去当兵为好，而现在，青春一天一天地流逝，说不定他回不来要了一个部队丫头，把我甩了，多气人，如果他退伍回来，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兵，还有什么前途。于是，她开始结交朋友，开始寻找新的对象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县烤烟工作队来村上收烟，两个年轻人。他一见到那两个工作队员，心就发痒。这两个人也看见阿白去长得如花似玉，就经常来她家闲。于是其中一个名叫曾卫东的人，就对她发起了攻击。小曾每次出外都买回来一些水果，有时带回一些名贵的物品。久而久之，阿惠婶也喜欢上了他，阿白去和小曾一夜一夜地混在一起也不管。好景不长，小曾的妻子从城里跑到村上闹离婚，这时，阿白去一家才知道，小曾在骗他们，但他们已经吞了小曾的东西不下万把元钱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于是小曾越来越放肆，后来，小曾单位的领导知道后，对他进行严肃批评，才收敛起来一些，从过去的明目张胆转为地下活动。阿白去已经刮过两次宫，但在信中，从来没有提过对李洁不好。她还甜言蜜语地三天两天写信，表示对他的思念。李洁还为此而感到骄傲。谁想到，自己心爱的人会是一个淫荡的女人。

三年后的一天，阿白去没有想到过李洁马上就会回来，乘他妈上山砍柴的机会，自己却装要到烟草站帮忙，把小曾叫到家里通奸，无巧不成书，偏偏李洁会回来。

李洁坐在院心一棵苹果树下乘凉，阿惠婶破柴烧火烧开水。没过多久，房门开了。小曾和阿白去从门里出来，阿白去看见阿惠婶和多年不见的未婚妻李洁，无地自容。小曾不慌不忙地推起单车走出去，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。阿惠婶拿起扫帚打阿白去，李洁不作声。李洁背起东西走了，走上了

回家的路。没有人阻挡，也没有人阻挡得了。

第二天凌晨六点，阿白去穿上她和李洁三年前在学校里过中秋节时穿的那一件连衣裙，写了一封绝别信压在枕头下，跑到河里自杀去了。

村里人去挑水，发现后讲给阿惠婶，阿惠婶哭成泪人儿，呼天喊地。最后，草草地埋了。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翻到一封信，李洁打开信一看，信里这样写到：

李洁：

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有脸面活在世上，只有以死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请多保重！

阿白去

1992年1月23日

此时此刻，李洁流下了热泪。

清明节，阿惠婶和李洁背着阿白去生前用过的书本、衣服，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爬，一直走到白云深处。

1993年5月4日

小镇上的枪声

澜沧江滔滔从西流到东，两岸青山险峻陡峭，半山上的小麦一阵风吹来，尤如湖面上的波浪一层高过一层，豌豆花开点缀了大山的美景，古老美丽的松涛镇就在河套的坡地上。松涛镇远远望去只有一块巴掌大，东西南北四条巷道汇集于镇中心的广场，人们称为四方街。这里是彝家人民每逢农历六月二十五火把节打歌的地方，中心竖着一根火把竿，在那里放焰火，平时是赶集的地方。全镇人口不到三千，但比较热闹，也较为复杂，人们戏称为“小香港”，当然，一个乡村山寨怎能跟国际都市香港相比。四方街周围全都是商店，电影院、录像院、卡拉OK厅，还有医院、学校分布在四条小巷里，各条街都安有路灯，一到夜晚，全镇都欢腾起来，灯火辉煌，万家灯火。灯火映衬到江里，简直成了火的海洋，火的世界。然而，这里又很平静，多少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流血事件，人们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，松涛镇是全县闻名的模范镇、文明镇，尽管周围村社有赌博、杀人等现象，但这里十几年来的确没有这种歪风邪气。

然而，一个春天的傍晚，小镇上爆发一场惨人的流血案，震惊了松涛镇，也震动了全县，长时期成为老百姓说话的热点。

“咚咚咚”，“咚咚咚”，王文拿起手电出来开大门，看见大门外蹲着一个老汉，手抱肚子，气喘吁吁。他“噗通”一声跪在

王文前面说：“求求你，救救人，杀人了！”于是就睡倒下去，血淌满了台阶。王文一看，腹部出血，立即把老汉送到医院抢救。所里共有五个人，其他四位下乡去了，只有王文一人值班。王文觉得势单力薄，跑到乡政府请求支持。刚踏进政府大门，躲在乡政府大门右侧的凶犯阿丁闪电般跳到大门口，手持两把锃亮的匕手，一步步从门外走进来，一步步向王文逼近。王文一边后退一边观看有利地势，终于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，那就是一半高的水塔。他紧靠水池推上子弹，大声喊：“站住，放下武器。不然我就开枪了。”

“哼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，反正我已杀了人，死路一条，多杀少杀都是死，倒不如多找几个垫背的。如果不把你杀了，我还能再去杀其他人吗？想的倒美，别指望着我会放下手中的刀子。哈哈哈哈哈。来吧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若我死在你手里，那是幸运，算判我死刑吧，若你死在我手里，那不要说我阿丁不客气。”阿丁暴着眼，恶狠狠地说。

身長五尺，虎臂熊腰，肥头肥脑，不亏为是一个杀猪的大屠户。匕手有一尺长，灯光下贼亮贼亮，发出一道道寒气逼人的光芒。在那五大三粗的大汉面前，和那身高不到五尺，细脚伶仃的王文相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，敌我势力悬殊较大，即使有上天的本事对这亡命之徒也应当小心几分才对。他想还是说服的办法，他心中有数，阿丁已经构成犯罪，但他说已杀死人，自己又没见，即使真的杀死了人，还要一个程序，申诉、调查、审理，最后法院判决。他犹豫不决、最后，用对话方法说服他，把他拷起来，再审问。王文和气地说“阿丁，你听着，政府的政策你是明白的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只要你放下刀子，和我到派出所说清情况，我们会从轻处理的。你年纪轻轻，据

说，媳妇刚过门不到半年，你舍得离开她？人来到世上一转不容易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”

“有什么可谈的，我面前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杀死你，以后再去杀一些人，就自杀。少来这一套”。

“阿丁，你放明白点，再不放下刀子，我可要送你上西天了。”

“你敢，我知道你现在打死我，你是要犯法的。因为你没有权利判刑。”阿丁说。

阿丁一个箭步跳到凉台上，咬牙切齿地扑过来，王文一个闪身跳到水井上，阿丁要扑过水井，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王文向空中打了一枪，表示警告。阿丁仍然恶狼般纵了过来，正当他举起右手向王文胸部刺去时，王文又“啪、啪”两枪，把刀打落在地上，接着连发两枪，打在罪犯的胸部。凶犯倒下了，小王拖着疲惫的腿，爬上台阶，抓起电话筒，向县公安局报告，说：“公安局，我是松涛派出所王文，我开枪打死人啦，请速到松涛镇乡政府。切切。”打完电话，倒在了电话机旁。

办公室主任站在楼上目睹了一切，但不敢下楼来，当事情结束后，他呆在旁边，维护现场，照顾王文。偌大的乡政府偏偏所有的干部都去参加果木栽培现场会，只留下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留下值班，他急得大汗淋淋。为了保护现场，虽然害怕灯光下院心倒着一具血淋淋的死尸，但咬咬牙，一面打电话通知乡领导干部回来，一面等待县上的到来。全镇人听到枪声，一股脑儿往四方街跑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打听消息，后来又跑到乡政府，但大门早已关闭，暂时不开放，顿时，松涛镇一夜没有宁静过，打破了昔日的安宁、静寂。正当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枪声的时刻，警笛声已经进村。此时午夜十二点整。十多

名公安干部立即进入紧张的工作中，首先是拍照，以后是清理，局长马上派人把王文送入医院治疗。

阿丁是一个独生子，父母没有文化，教育方法单调，经常用棍棒教育孩子。他读到小学毕业因没有考取中学只好回家参加劳动，跟着父亲当屠户，在村里凡办红白事，他都积极主动去帮忙挑水、洗碗，什么活都干，大家都拥戴他。可是，钱找的多，腰包硬朗起来，逐渐沾染上不良习气，抽烟、喝酒、赌博样样来。特别是酒量过重后，往往做一些愚蠢的事，砸锅、砸碗、砸家里的门窗。有一次，六十多岁的老母亲看见儿子砸窗玻璃，过去制止，他不仅不听，竟然把母亲打翻在地，老人的鼻孔、嘴只喷血。他的父亲出工回来后，用绳索把他捆起，吊在厦柱上，狠狠地教训一顿。他从此后对父亲怀恨在心，还特制两把一尺五长的宰猪刀，扬言要杀死父亲。他每次酒醉，老母亲都免不了一阵毒打，过后，他的父亲和阿叔合伙免不了要教训他一顿。他长得不算太丑，但自杀猪赚了几文后，脾气不好，附近的姑娘都不愿嫁给他。他自悲，他厌恶社会，借酒浇愁，于是成了松涛镇一霸，过去的美好印象全被磨灭。

一天，阿丁还有两根猪肋骨没有卖完，但天边雨雾迷蒙，他正准备收摊，有一个外地的姑娘出来打小工，苹果脸，大眼睛，两条粗黑的辫子甩在背后，细高个，穿一件蓝衣衫，长得清水出芙蓉，问阿丁，说：“大哥，你们家需不需要人帮忙，问了好几家，都没有人要，请帮帮忙。”阿丁想了想，村里还没有过这种事，但姑娘长得苗条漂亮，家里倒是需要一个女人帮忙，喂一喂猪，洗一洗碗，帮帮母亲料理家务，父亲需要下地干活，自己要天天跑上街。赶集回来，还要自己烧火做饭，若姑娘愿

意，倒还不错。于是，阿丁说：“需要一个帮手，但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替人家帮工，不是太可惜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们江夷人（本地以外的人）农活忙完后出来打工的多得很，我是初次。我们村一共出来十个人，他们都已找到活干。而我离家十多天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活干，真气人。前面遇着的都怕我累坏，显得嫩，做不了重活。”打工妹眼泪汪汪地说。

阿丁领着打工妹回到家，老人很高兴，认为是儿子的对象，经儿子说明，他老两口坚决反对，把他们两个从大门赶了出来，阿丁放下担子，抄起杀猪刀威胁老人，后来才勉强同意下来。阿丁和打工妹感情逐渐加深，导致同床，阿丁爱上了打工妹，渐渐阿丁的脾气好了许多，不再去赌，不再喝醉酒，大家都认为变了一个人，爱情的魅力如此强大，众人都叹服。他们结婚了。婚后不到半年，阿丁的父母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说，打工妹得了麻风病症被家人赶出来，同时是“白虎仙”、“丧门星”，乘阿丁出门，逼打工妹滚回家，老人拿着扫帚又是打又是赶，打工妹忍无可忍就跑回了家。黄昏，阿丁回来，买回一件粉红色的衣裙给打工妹，一进门槛，铺床上的东西乱丢，阿丁意识到妻子被父母赶跑了，冲到父亲面前就问：“妹子呢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父亲冷冷地说：“跑山东了，本来就是山东货，你硬是要一个野女人做老婆，现在满意了，跑了，大家都清静了。”

“亏你是一个父亲，倒得出那些酸臭的话，闭上你的嗅嗅嘴。”阿丁说。

“你敢骂老子，小心打拆你的狗腿，你这个逆子，你给我找一包老鼠药死了算了，没出息的东西。”

“要是 有胆量，你就过来吧，今天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

阿丁骂完后，就拿起杀猪刀，左边提一把七寸刀，右手提一把一尺五的宰猪刀，虎视眈眈地看着父亲，父亲两手插腰站在牛圈旁。阿丁大步走到父亲面前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刀插进自己父亲的肚子上。父子俩就滚作一团，阿丁的老母亲看见儿子杀父亲就急忙跑过去，开始是拉开，然后就紧紧抱进阿丁，哭哭啼啼，整个院心震天动地，老大爷抱着肚子悄悄从后门往上派出所的路走去。阿丁爬起来扫视院心一圈，不见了父亲，阿丁心里打量父亲一定跑到阿叔家，约阿叔来算帐，若是弟兄俩来收拾他，他想没命了。于是对抱住他的亲生母亲用力插了三刀，他妈在血泊中倒下。阿丁跑出大门，四处寻找父亲，恰好碰上来看电影的死对头阿叔，不等阿叔反映过来，早已被侄儿阿丁把他撞翻在地，然后是一连数刀。旁观的人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回事，等阿丁走后，大家围过去才看清出人命案了。

阿丁杀死自己的阿叔后，大摇大摆地从西巷来到四方街，手里的杀猪刀在暗淡的路灯下寒光四射，周围的人都知道阿丁发酒疯准备伤人，一个个都不敢出声气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？其实，阿丁在寻找自己的父亲，还准备去找阿叔家的儿子们，因为他知道，若知道阿叔是他杀的，那些堂弟堂兄们会来算帐，于是离开四方街，若无其事地往东巷走去。正好走到乡政府大门前，乡政府大门紧闭着。阿丁走到大门右侧转弯处，看见后面有人急急忙忙地赶来，看清是派出所的王文，手里还提着手枪，阿丁就躲在阴暗处，观看动静。王文大步走向乡政府，阿丁想着一定是想汇报情况，一同对付自己。王文刚敲开大门，阿丁就象饿狼扑食跳到大门前，一场决斗就这样开始